编辑:顾遐 美编:刘玉容 校对:印春湘 组版:蒋培荣

书评

跨越百年的人物情事画卷

□黄海潮

今春,在南京工人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我有幸见到了徐廷华先生。早先,我常在各类报刊上读到先生的文章,其文笔清雅,辞章隽永,读后如饮甘醇。从文友处得知,徐先生年已八秩,是位地道的工人作家——他15岁进厂当学徒,干过钳工,做过仓库保管员。尽管人生历经风雨,他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的文艺随笔就频频亮相于《新华日报》文艺副刊,展现出过人的文学才华。数十年来,他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多部散文集、杂文集和文史传记。

那日,参会者众多,我又生性木讷,终究没敢挤上前与他说上几句。远远望去,先生与文友们谈笑风生,不时开怀大笑,全然不似耄耋老者。我想,这便是文学的力量,能让一个人的心灵永远保持激情与浪漫。后来,工人作协建了微信群,见先生也在其中,我忐忑地发去好友申请,未料很快便获通过。自此,我的朋友圈里,又添一缕文学的馨香。

5月初的一天,我看到先生发了一条朋友圈,团结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百年百人情与事》。先生留言道:“收辑在书里的百位名人的情与事,系多年前发表在各类报刊中的百篇作品,斟酌取舍而成。而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集腋成裘,是个何其浩大的工程……”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作家对文字的敬畏与珍视。我一向喜欢阅读文史类作品,尤其钟情于那些通过细腻笔触还原历史人物精神世界的文字。

我在网上下了单,几日后,书便送达手中。封面简洁而雅致,浅棕的底色上,“百年百人情与事”,七个庄重的楷体字仿佛还浸润着未干的墨汁。

全书分《艺术大师》《文坛大家》《著名学者》《社会名流》四辑,收录了近百年来百位名震遐迩的社会名流、学者教授、作家诗人、艺术家、报人等的爱情婚姻与人生故事。每篇文章篇幅不长,少则一二千字,多则三四千字,徐先生以灵动的散文笔触,将百位知识分子的爱恨悲欢娓娓道来:齐白石大师的画外柔情、周信芳与裘丽琳的生死相守、徐悲鸿的跌宕情路、李苦禅的“苦禅”人生、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石评梅的凄美爱情、梁实秋的“花开两度”、费孝通的如烟往事……

民国收藏家张伯驹的传奇故事尤为动人,他用北京一万平方米的豪宅换得两方尺隋代《游春图》,用四万块大洋购得西晋《平复帖》……而在感情之路上,他历经不甚美满的三段婚姻,直至赴沪担任盐业银行总稽核之职,邂逅名门之后潘素,经历重重磨难,两人终成眷属。潘素善作山水画,张伯驹以诗词书法相配,可谓珠联璧合,琴瑟和鸣。两人结合40年后,年近八旬的张伯驹还写下深情款款的《鹊桥仙》: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属……徐先生细致描摹了这对神仙眷侣相知相守的动人画面,让读者深深况味爱情在岁月长河中的芬芳。

鲁迅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总是倔强的板寸头、浓密的胡须,以及那支如刀似剑的笔。这位以“硬骨头”著称的文人,在徐先生的笔下却展现出柔情的一面。某个夜晚,鲁迅坐在书桌旁的藤椅上,许广平倚在床沿。27岁的许广平轻轻握住鲁迅的手,平日严肃的先生,也以温柔而有力的回握作为回应。“你战胜了。”鲁迅轻声说道。许广平闻言,脸上不禁浮现出羞涩的笑容……“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是鲁迅送给许广平的诗句,见证了这对师生在动荡岁月中相濡以沫的深情。这样轻柔的笔触,让读者看到了文学大师的光环之下,也有那份与常人无异的温情,从而对鲁迅有了更立体、更真切的认知。

读《杨苡与赵瑞蕻:在西南联大收获的爱情》,感动于这对文坛伉俪在战火纷飞中相识相知的动人故事。那些在茅草屋里写成的诗句,在栉风沐雨的岁月里开出了浪漫的花。想起曾参观南图四楼的“杨苡与赵瑞蕻专藏室”,那里复原了杨苡在南京二号新村居所的部分场景。简朴的书桌上摊开着未完成的稿纸,瓷娃娃和猫头鹰玩偶静静守在一旁,灯光透过纱帘落在老旧的藤椅上,仿佛主人只是暂别片刻。岁月呼啸而去,美却从未倦怠,他们传奇的爱情故事与不朽的文学成就,永驻人间。

徐廷华先生的文字就像被岁月潮水冲刷到岸边的珍珠,经年累月的拾掇打磨,终得串联成498页的书卷,展示出一幅跨越百年的人物情事壮丽画卷。作品超越了简单的人物轶事的汇编,这些文化名人的形象既保持历史真实,又充满人性温度,读者得以窥见历史洪流中一个个有情有义的灵魂。在小序中,先生写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荣光。是的,那甘苦与共的夫妻之爱、鸿雁传书的相恋之旅、琴瑟和谐的美满生活、悲欢离合的凄美爱情、功高德望的事业成就,是属于书中百位人物的传奇和荣光,永远值得后来人思索、回味。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欢迎来稿:wyhappy781@163.com。

记忆的垂钓者

——苏子龙《留住往往日的时光》序

□黄俊生

人一生在时光长河中漂流,从童年到老年,每一段光阴皆如孤岛,散落着只属于自己的故事与悲喜。苏子龙先生以三十万字《留住往日的时光》,便是执笔为桨,以一份温厚的珍重之情逆流而上,以散文随笔的灵性文字,挽留住那些虽已飘远却未曾消散的云烟。这岂是仅属一人一家的私藏!它乃是一个深情的回望者修筑的青春花园。

时光无情,记忆更是脆弱易逝。童年竹马青梅的嬉戏,少年意气风发的梦想,中年奔波劳碌的足迹……这些属于个人的生命密码,倘若没有文字的镌刻,便如同朝露,太阳升起即刻消尽。苏子龙先生不忍它们被风吹走,他用笔尖温柔地打捞起那些沉淀于心底的瞬间:《初到南通的日子》《濠河行舟》《寻梦东寺巷》《走进江苏电视台》《北京十年琐记》《我和五山叙旧情》《漫步西南营》……125个篇目,便是125行足印,每一行墨痕,都镌刻在脚下这片深情的土地上。

至于那儿时小院里虫鸣的夏夜,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的传说,市集上吆喝声里的百态人情……在时间的流沙中,并非悲情地沉下印记,而是以文字鲜活证明:我曾如此生动地活过,笑过,挣扎过。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当你翻看本书中的那些文字时,往事便会一一再现于你的眼前,你便又像回到了那些难忘的时光”。

《留住往日的时光》书稿我没来得及通读,但其中某些篇章我读过不止一遍,所以,当苏子龙先生嘱我写序时,我没有推辞——尽管资历不够。我以一个后生之辈,仰视他踽踽而行的背影,从他以文字堆砌的脚印上,去捕捉他人生的心窗片羽。事实上,书稿给我的心灵冲击力是巨大的,全书涵盖乡土记忆、时代变迁、亲情伦理、人物追忆、地方风物、工作经历、人生感悟等多个维度,情感基调真诚朴实,既有对往事的深情回望,也有豁达的笑谈;作为核心背景的南通,濠河、五山、医校巷、东寺巷,西寺庙、西南营,是作者精神家园的具象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史料和城市记忆。作者文笔流畅,叙事清晰,情感表达自然,兼具可读性和文学感染力。这本书是作者一生经历的沉淀与回望,饱含着对人生的感悟和豁达的态度。

苏子龙先生的多重身份,为这份书写注入了独特的历史纵深与时代关切。从电视文化的开拓者到文化事业的掌舵者,他亲历并参与了数十年社会文化激荡的嬗变。其笔下的个人际遇,便天然地成为观察时代轨迹的窗口。当他在书中平静叙述某个年份的某个场景时,背后隐隐有宏阔历史风云在涌动。从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文明的艰难转身,文化与精神的阵痛与新生,都在这些饱含体温的私人叙事中找到了最真实的注脚。他个人的生命史,由此成为映照大时代的一面“天空之镜”,让宏大叙事在个体命运的褶皱里获得了可触可感的血肉。

当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发出“时间究竟是什么?”的千古之问,当普鲁斯特在玛德琳蛋糕的味道里追寻失落的时光,苏子龙先生则以其朴素而坚韧的书写,在东方语境下作出了同样深刻的回应——以文字邀约往昔,以记忆滋养当下。

《留住往日的时光》这个书名本身,便是一个沉甸甸的心愿。在记忆如沙不断从指缝间滑落的宿命前,书写是温柔的守护。苏子龙先生以其人生积淀的诚与真,树立起“记忆守护者”可亲可感的生动形象。他让我们明白:生命虽不能倒转,但可以深情凝望;时光虽不能倒流,却可以滋养灵魂。一个时代、一种生活、一群人的灵魂坐标,是随时可归返的精神原乡。在寻求心灵归宿的永恒旅程中,苏子龙先生以其带着体温的笔尖,为我们深深地刻下指向标。

一部歌咏地方非遗文化的志书

——读吴晓明新著《穿越千年的唱腔》

□吉光

吴晓明的新著《穿越千年的唱腔》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共收集了他的15篇近作,这些作品记载、描述了海安一带民间近二十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里下河的水乡道情、海安苍龙舞、海安花鼓、海安钩针衣、海安木雕、海安扎染、海安剪纸、海安豆腐的点浆技术、沙岗猪头肉的烹饪流程等等。细读这个系列,我觉得,这不仅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更是一部珍贵的海安地域志书。

常言道,生、死、爱是文艺的永恒主题,古诗云“赋到沧桑句便工”。而吴晓明以一本书的文字,来梳理、描述一个地区的非遗文化,这样的文学实践够大胆的。须知,记述一地非物质文化项目,没有令人一惊一乍的故事情节,不涉及生离死别的场面,文章往往是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所写的人和事平静、平坦,写作实践之路必然陡峭。吴晓明偏偏选择了这条路。《穿越千年的唱腔》是一本非虚构性的记事散文,写作时必须忠于事实。然而阅读时你并不会为没有大惊大喜的情节、扑朔迷离的变幻而感到枯燥,相反会被文章里丰富的知识、多彩的人生、独到的情感体验所吸引,继而为其细致的记述、恰到好处的描写而着迷。比如读《点浆记》,就令观者不忍释卷。点浆,是指磨豆腐的一个关键环节。在豆腐制作的过程中,要借助卤水使豆浆中的蛋白质团粒凝聚在一起形成豆腐脑,再挤出水分,豆腐就成形了。吴晓明用心捕捉这一平淡无奇的细节,写磨豆腐的精细过程,写豆腐美食诞生的历史,写豆腐坊老板刘忠林曲折的人生,写刘忠林两任妻子的懂事和善良,写豆腐坊职工们的专注与忠诚。作者平静的叙述,让读者很暖心且回味长久。

这本散文集吴晓明断断续续写了四年多。海安市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1项,传承人5人;南通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7项,传承人7人;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7项,传承人122人。吴晓明精心筛选写作对象,与传承人交朋友,拉家常,挖掘细节,然后“像一棵老桑树”一样静静地坐在电脑桌前“书写感动”。写地方非遗文化,贵在把非遗技艺用形象生动的文字细致地记录下来。其实大部分非遗技艺都是“父传子续、口耳相传、仿如禅宗、不立文字”的。把这些非遗技艺的原理、过程、细节、难点的化解一一落实到纸面上,为非遗技艺“立文字”,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书中凡叙述到非遗技艺的“关键处”,作者都不惜笔墨,充满耐心,仔细描摹。请看对里下河水乡道情的描述:“舞台上那一声声唱腔、一个个节拍,那腔调圆润的古音古韵、诙谐有趣的里下河乡音,无不倾入心魂;那曲目选段中对生命的祝福、对爱情的颂歌、对英雄的赞誉,处处可见;那‘捕得大鱼换彩头,花轿船儿赶巧过,爆竹声声伴渔歌’,给予人的希冀;还有那熟悉的历史典故、鲜活的人物形象、独特的音律曲牌……一声声一句句、一幕幕如行云流水,抢、紧、平、苦、正、反,盈漾于人生舞台。”至于唱“道情”的道具和击打伴奏技艺,也是记述细微:“唱者的道具很简单,一个渔鼓,一对简板。渔鼓是一节长约八十厘米、直径八厘米左右的竹筒,在其底部蒙上猪油膜(生猪板油皮)或者蛇皮,用手击拍发出‘嘭嘭嘭’的声音。简板是两厘米左右宽,长约八十厘米的两块竹片,在竹片的上端约十厘米处,烘弯成一百五十度左右的角,演唱者用手指一张一合使其击拍,通过击拍发出清脆的声响,与击拍渔鼓的声音相呼应。演唱者怀抱渔鼓,左手手持简板,右手食指和中指击拍渔鼓,通过击拍渔鼓张合简板作为伴奏,两者协调呼应,鼓板相间,有板有眼、错落有致,伴歌而击,唱起‘道情’……”作者多角度、多侧面把水乡道情的形式、方法、道具、内容、场面付诸文字记录下来了。《秋酿》通篇叙述了海安糯米陈酒的酿造过程。小标就以酿造工艺的各个时段为题:“辰时……”“申时……”“月下……”“庚子寒露”“酉时……”,既体现了谋篇布局的机巧,更可看到记叙酿酒程序的细致。为了写好李堡“薛泰祥”麻油制作技艺第十五代传人,作者两次来到李堡麻油厂采访薛卫明,深入车间反复观察,对麻油制作的选料、过筛、泡洗、晾晒、烘炒、上磨、晃油到包装检验入库等八大工艺流程全部透彻了解。可以说,《穿越千年的唱腔》详细记录了近二十个非遗项目的核心技术,是珍贵的海安经济、历史文化资料。地方史志书籍是不可能记到这些“角落”的。因此,本书弥补了海安方志史料之罅漏,是海安历史不可或缺的篇章。

晓明生长于干部家庭,生活道路也算顺利。然而他为人无骄娇之气,与人相处就是一寻常的哥儿们,平时做事果断、敏捷,说话直率、平实、真诚,不过下笔之后,他就自然流露出诗人气质。海安市历来文风鼎盛,晓明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推出的新作有井喷之势。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穿越千年的唱腔》的问世,标志着他在文学崎岖的山路上,又攀越了一座高峰。相信他的笔下会流淌出更多的华彩篇章,因为,晓明是一位对文学,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充满了热爱、激情和真诚的作家。

人鸟之间

——读王春鸣《勺子飞来了》

□张博成

《勺子飞来了》是王春鸣创作的童话,讲述了一种叫勺嘴鹬的鸟类,它们如何活着,因何死去。读之前我对儿童文学有些陌生,只记得起小学读过的书,而那时我还有用文具和书桌构建出一片激烈厮杀的战场的能力,就像每个男孩都爱看那些主角一路成长过关斩将的热血动漫。后来我想这样的人就是英雄。

现在,我看着这只叫盐小勺的勺嘴鹬,好像又看到了英雄的气质。如同历代帝王出生时天有异象,它一开始就与众不同——蛋比别人大一圈,仿佛注定要成为鸟群的领袖。它的羽毛华丽,肌肉发达,好像身穿金甲的阿喀琉斯。可是它的生命却没有那样纯净,无权得到高贵而轻易的死亡,它注定要像奥德修斯一样苦苦漂泊。一个在海上,一个在天上;一个回归家乡,一个远离家乡。

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提出了单一神话模式,英雄的历险之旅分为启程、启蒙、归来三个阶段,这也是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仪式。盐小勺一出生就面临迁徙,而启程后,父母以及妹妹相继死去,死于艰苦的飞行,恶劣的环境和人类的捕杀。它当了先驱,一切只能靠自己的意志。它有了妻儿,又因为它们探寻新的航线。它像所有的英雄一样孤独,而在孤独中它才能找到伊甸园。

在它的眼中,人类神秘、混乱、不可捉摸,无可避免地充当了反派。人眼中的动物呢?沈石溪的《斑羚飞渡》构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动物世界——它们无比单纯,只为了生存或更好地生存;但它们又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计谋去争夺资源和地位,也会因为爱情和亲情做出冲动的选择。

这种结合让动物社会有了人类的影子,贪恋王权,嫉恨同伴,裙带关系,但这些尔虞我诈并未超出合理的范畴,只是它们在做动物本就会做的事时产生了丰富的心理。而本书中动物保持了童话般的形象——心理纯朴,对话简洁。

作为儿童文学,我认为动物应保持野性的视角,即它们身上不应该暗含超越自然的认知。然而书中小勺问了这些问题:在1758年林奈为我们命名前勺嘴鹬叫什么,或是我们是不是6600万年前物种大灭绝的胜利者,或是它喜欢楚科奇的原意:很多鹿。动物应与人类儿童保持类似的思想,它可以听族群长辈说祖先的往事,可以对周围的环境有所感悟,也可以对人类进行接触思考,这些属于把人类思维投射到动物身上时会自然发生的,是动物拟人化后必然之事。但刚才提的那些人类体系里的知识不应由动物的第一视角给出,应像书中另一处:“它不知道的是,美国有一个鸟类学家早就研究过花园里的知更鸟……”这样以旁白的语气说出,会更自然,也让小说中的动物更富有童趣。

似乎,以自然的视角看来人类总是对立的那一方。但这本书,不仅通过勺嘴鹬的悲惨遭遇揭示了人类对环境无情的破坏,也通过塑造盐小勺展现了人的境遇,暗示人与鸟具有某种程度的统一性。

书中写到,盐小勺热爱飞翔,这持续一生的飞行之梦,或许是因为灵魂深处一种永恒的不安。这种不安来源于何处,是它脑中闪过鲜活片段却不知道这些来自它的祖先它的灵魂它的血脉,还是它不知道要飞往何处却抑制不住飞翔的冲动?人和鸟都活在瞬息万变之中,对世界自身充满了不确定,于是有了一句经典台词:这世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飞,飞累了就在风里睡觉,这种鸟一生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阿飞正传》里的香港青年同样有一种灵魂深处的永恒不安,都市给了他便利的生活,夺走了他追求幸福的权利。他安慰自己是一只潇洒的无脚鸟,觉得自己总有一天要飞离这城市,飞离充满疏离感的生活,去寻找自己的母亲。当他好不容易行动却被母亲拒之门外后,他累了,就像一口气飞行9000公里的勺嘴鹬那样累,所以他死在了崇山峻岭之中的火车上。

盐小勺在生与死间奔波,却抱着一种理想主义:还好,春天是我的。它看着春天一路向北方走去,却不知道它去了哪里,于是它追了上去,哪怕春天的脚步总比它快一点,哪怕灭绝终将到来。求生的意志出自本能,而对远方的追寻又超乎栖居。书里提到俄罗斯的一句谚语:朝星星瞄准总比朝树梢打得高些,自诩智慧的东亚民族反而没有这样把人的追求思虑引向高处的古话,所有的教诲都指向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没空抬头仰望天空,也失去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这样呼吁,应对害虫的最好办法不是大量喷洒农药,而是采用生物防治的手段,因为鸟的受伤就是人的受伤;李安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用孟加拉虎象征派的人格,人与虎在船上不断争斗,既关乎外界也关乎内心;《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哈里弥留之际看到,在乞力马扎罗山的皑皑白雪间躺着一具豹子的尸体,因此领会自己死亡真正的含义。当人望向动物的眼睛时,他看到的既是它们的灵魂,也是他们的灵魂。

当我注视天空飞过的候鸟,感觉人活在世上也很难找到真正的归宿。像鸟那样没有思想地寻找注定没有结果,但它们纤弱的羽翼却把诗写在了高处,云层看到后才开始下雨。我始终不知道生活是什么,于是,像《路边野餐》说的那样:为了寻找你,我搬进鸟的眼睛,经常盯着路过的风。

新书架

《钱穆在香港》
周佳荣
东方出版中心

这不仅是一部个人传记,更是一曲文化传承的史诗。书中翔实记录了钱穆在香港18年的教育实践——从草创书院的筚路蓝缕,到培育英才的呕心沥血;从著书立说的学术坚守,到与学界同仁的思想切磋,处处可见他以文化为舟,渡越时代惊涛的智慧与担当。

《喜剧的本质》
[法]亨利·柏格森
太白文艺出版社

柏格森希望提炼出喜剧背后的共同运作方式,对社会、想象力和文化形成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喜剧性是人类独有的特质,而冷漠与超然是发笑的前提条件。喜剧不完全属于艺术,又不完全属于生活,它具有社会功能,促使人们省察自己,令社会机体保持活力。

《牛奶狂潮》
麦秀华
广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牛奶消费为切入点,从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政策等多个维度解读中国饮食结构的巨大变迁。历史上,中国古代虽有牛奶消费记录,但未成为主流,近代欧洲奶牛引入带来变化。牛奶打破了传统饮食平衡,激起层层涟漪。

《狂人图书馆》
[英]爱德华·布鲁克-希钦
浙江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关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奇怪、最不可思议的书籍和手稿,以及与书相关的那些奇思妙想的百科全书,是一本“书的另类历史”。作者用狂人般的热情与好奇,从世界各地搜集素材,建造起这个与众不同的图书馆,拓展了我们对于“书”的认知边界。